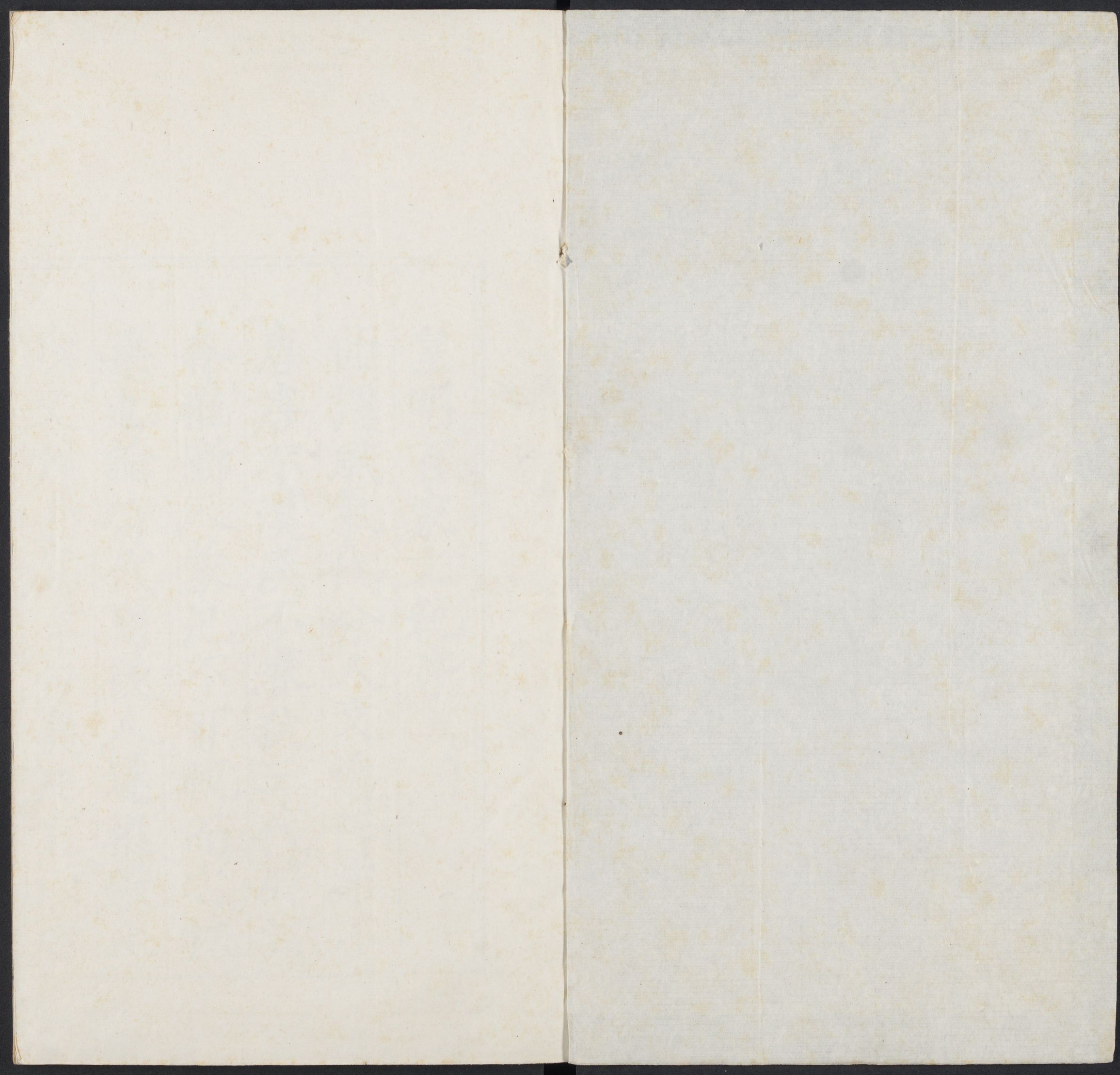


T 5238.77 / 1140 (1)



皇明百家文純序

世謂風氣代分人文遞降宋不  
唐唐不漢漢不春秋三代辟諸  
奔雅漸入蒙汜不可執而之扶  
桑也論時代爾後人遂推轂上  
世文辭壹意章句幾片言以官

皇明百家文範序

世謂風氣代分人文遞降宋不  
唐唐不漢漢不春秋三代辟諸  
奔曜漸入蒙汜不可輓而之扶  
桑也論時代爾後人遂推轂上  
世文辭壹意章句幾片言以當

皇明有易文範  
于古而不屑唐宋人語矧今體  
耶勞生曰否否夫天地予精亡  
殊古今苞之立德洩之立言聖  
其德則言為經賢其德則言為  
史不賢聖其德則言為款為漂  
存乎其人安論時代尼父之聖

子輿之賢生於周末戰國擔寄  
斯文經緯萬世質其言于義易  
墳典似符傳焉固尹摯仲虺說  
鬲之所不及荀卿李斯相如楊  
雄諸徒羸秦西京人也艷溢鎬  
毫奮飛辭家之前然千載而下

底厲名號者少之豈非以其空  
文哉藻繪雖流所由殆與賢聖  
人異矣傳有之太上立德其次  
立功其次立言有味哉言之也  
震所王大夫績學好文詮次近  
世詞賦諸體命曰百家文範刻

而藏之白鹿古洞委序于勞生  
序曰

昭代人文凌跨元古自弘正間  
以迄于今裊裊古之文學矣鴻  
儒碩卿金相玉式秉德而言吐  
納天地之精會賢聖之業而達

當世之務于以化成九圍羽翼  
六籍按其篇呻其義旨竝能氣  
往轢古辭來切今揚標執苑配  
光景宿斯亦善之善乎豈暇信  
其出乎三代之後也或曰文傳  
矣曷為範勞生曰嘻前言具矣

無已申之古人德而古言焉經  
也史也實勝善也孔孟之徒乎  
不古人德而古言焉款也漂也  
文勝耻也司馬子雲之流乎鑒  
之斯範之先立乎其大笑歎文  
云乎哉歎文云乎哉

皇明百家文範  
萬曆三年太歲乙亥初秋之望  
賜進士出身中奉大夫山東右布  
政使前奉

勅提督四川學政潯陽勞堪撰

皇明百家文範目錄

卷之一

書類

上西涯相國書

崔銑

與殷黃門

鄭善夫

又答安宣慰書

王守仁

與何粹夫書

何景明

與甯兵備書

何景明

復李驗封伯華書

袁袞



寄舒子

王廷陳

與王德仁侍御書

許應元

荅獻吉書

徐禎卿

與郭价夫學士論詩書

王廷相

與空同先生論詩書

何景明

戲擬趙高答李斯書

李夢陽

詒古鏡書

李夢陽

論類

述秦論

康海

魯莊公論

崔銑

申生論

崔銑

以汲黯為主爵都尉

崔銑

岳飛論

崔銑

異端論

羅洪先

主和論

羅洪先

友論

康海

治河論

邵寶

懲胡論上

袁袞

懲胡論下

袁 袁

嚴治

何景明

上作

何景明

法行

何景明

任將

何景明

勢成

何景明

功實

何景明

用直

何景明

敵中

何景明

固權

何景明

處與

何景明

策術

何景明

心迹

何景明

卷之二

議類

詰盜議

袁 袁

復河套議

翁萬達

說類

獲麟說

唐順之

觀陶說

邵寶

媒說

石璫

說鉉贈林子茂貞

崔銑

說琴

何景明

樊少南字說

何景明

序類

贈大宰石塘閣公考績序

崔銑

送大宗伯喬白巖序

王守仁

送刑部尚書何公赴召序

羅玘

贈司馬荆山先生提督三邊軍務序

唐龍

兵部尚書華容劉公歸序

李夢陽

送少保劉先生歸東山詩序

湛若水

送司寇林見素先生致仕序

湛若水

霍山辭并序

何景明

送少司徒黃公提督太倉序

王廷相

贈少司馬荆山王公隨駕南征序

朱應登

送少宗伯黃先生考績序

王廷相

贈蔡可泉序

羅洪先

都御史黃公平盜叙紀

許宗魯

贈大中丞須野張公巡撫貴州序

王維楨

贈左丞陳公之晉陽序

崔銑

送喬太常序

李夢陽

送楊太僕序

石瑤

送豐原學先生序

王九思

送殿撰倫伯疇先生使安南詩序

湛若水

送何職方序

李夢陽

送給舍劉先生序

朱應登

贈進士殷近夫養病還鄉詩序

湛若水

卷之三

序類

贈楊方城公上山東布政左使序

高叔嗣

送朱升之任序

康海

贈張惟裕陞副使序

唐龍

送任宗海序

林俊

會事碩筍溪平寇序

鄭善夫

贈斬兩城序

羅洪先

贈黃滄溪序

羅洪先

贈傅大夫守廣信序

王維楨

送南元善入覲序

王守仁

送徐君崇教江陵明府序

高叔嗣

贈郡倅盧君治水成功序

朱應登

贈彭石屋序

唐順之

送陳涑州序

殷雲霄

贈宜興尹林君序

唐順之

贈楊明甫序

崔銑

送陸訓導序

唐順之

別三子序

王守仁

贈王生序

李夢陽

恩壽雙慶詩後序

王守仁

贈湯雲谷

王守仁

送平賊將軍右都督時公序

王九思

送清浪鐵叅將序

喬世寧

叙梅幼和

顏子木

叙件忠父

顏子木

穆天子傳序

康海

老子集解序

薛蕙

左粹類纂序

黃省曾

漢紀序

何景明

卷之四

序類

陳思王集序

李夢陽

山東鄉試錄序

王守仁

武舉錄後序

王維楨

靖江志序

殷雲霄

續刻南嶽志序

羅洪先

叙草木子

鄭善夫

澄江文集後序

羅玘

空同先生文集序

黃省曾

升菴詩序

薛蕙

洞庭漁人集叙

喬世寧

漢陂續集序

喬世寧

唐漁石集序

黃省魯

萍會圖序

李夢陽

遠遊詩序

邵寶

前後入蜀稿序

唐順之

春雨亭夜飲離歌序

王九思

北司獄中聯句序

韓邦奇

平蠻詩稿序

何喬新

詔使禱雨有感詩序

羅玘

述歸賦序

何景明

東魯韓氏世譜序

徐禎卿

卷之五

記類

禹穴記

鄭善夫

文武成康廟記

唐龍

董子祠記

唐龍

三公祠記

林俊

陶桓公祠記

羅倫

顏魯公祠記

喬世寧

張中丞廟記

邵寶

裴晉公祠記

邵寶

邠州文正公祠記

唐龍

定州韓魏公祠堂記

李東陽

蜀山蘇公祠堂記

李東陽

懷坡亭記

喬世寧

重修文山祠記

王守仁

忠義祠記

黃鞏

唐石墓田記

鄭善夫

象廟記

王守仁

無極名宦祠記

陸欽

陝西固原州新建總制秦公祠堂記

王九思

崇正祠記

陸欽

昭賢祠記

崔銑

栢臺遺愛記

朱應登

應天府重修儒學記

王守仁

重修六合縣學記

王守仁

畧陽縣遷建廟學記

何景明



潼關衛脩學記

王維禎

河中書院記

韓邦奇

學古書院重修記

喬世寧

濬河記

王守仁

壽州正陽鎮新脩河渠記

王九思

重修瓜州鎮龍祠記

唐順之

信陽修城記

何景明

重修月潭寺建公館記

王守仁

涿州北河胡良渡舟記

張治

固原兵備題名記

唐龍

卷之六

記類

玩易窩記

王守仁

君子亭記

王守仁

遠俗署記

王守仁

何陋軒記

王守仁

沱西別業記

何景明

親民堂記

袁元峯

皇明百家文卷之八  
優游堂記

李夢陽

世豸堂記

王九思

終慕堂記

殷雲霄

韋民樓記

崔銑

復黃樓記

殷雲霄

觀亭記

章懋

石龍書院記

鄭善夫

江舫記

殷雲霄

許西記

王廷相

西園清隱記

羅倫

巡海副使雙華柯公海上平夷寇記

王慎中

撫寇碑記

王慎中

刻招魂章碑石記

王慎中

靖江縣記李公禦寇事

殷雲霄

紀周太僕過寇事

鄭善夫

從吾道人記

王守仁

玄溟子記

徐禎卿

謝氏世睦記

徐禎卿

皇明百家文卷之七  
鄴守閔雨記

崔銑

郡守馮侯閔雨記

羅玘

遊北山記

鄭善夫

遊清源山記

王慎中

登平遠臺記

宗臣

卷之七

封事類

上 孝宗皇帝書

李夢陽

跋類

書王氏傳家錄後  
明妃寫召圖跋尾

唐順之  
康海

文類

祭瀕頭山神文

王守仁

祭徐曰仁文

王守仁

又祭曰仁文

王守仁

余員外祭文

李夢陽

瘞旅文

王守仁

碑類

禹廟碑

李夢陽

釣臺亭碑

李夢陽

嘯臺重修碑

李夢陽

雙忠祠碑

李夢陽

宗儒祠碑

李夢陽

誌銘類

徐昌國墓誌

王守仁

卷之八

傳類

太白山人傳

李夢陽

表忠傳

唐龍

吉慶傳

唐龍

雜著類

讀春秋

唐順之

周語亡

康海

師問

何景明

龍場生問答

王守仁

二山解

王九思

决通叟述

王廷相

李子省耕

顏子木

歸歸

王廷陳

豫內篇贈秋巖戴子之保州

王維禎

知艱

袁袞

事難

邵寶

宏志

宗臣

談藝

宗臣

適解

王鏊

喻間

崔銑

譏應

袁袞

七述并序

何景明

七擇

袁袞

七稱

袁袞

鴈訓

唐順之

神難

王廷陳

郭園

王廷陳

賦類

石磯賦

何景明

皇明百家文範卷之一

哈佛大學哈佛宗  
圖書館珍藏印

金集

東陽王乾章選

書類

上西涯相國書

崔銑

批不襲設詞足規風教

竊聞忠若者遠不問其情。厚師者微不格其敬。君師  
大倫也。顛而能扶為忠。愛而能諫為敬。銑趙之賤士  
也。待罪侍從。坐視時變。上未能訟言於君。次未能私  
告於師。是天下之大罪。顧思不敏。中實空然。知罔行

殆。何堪聽聞。銑是以憂深而醉思。劇而顛。徘徊門牆。進而屢却也。伏惟執事好士容污。若將弗及。寸材尺美。未嘗遺之。豈獨銑之棄乎。用是敢布腹心焉。今有人病羸者。精竭而神憊。獨面人耳。然嗜飲好內。未已。或告之曰。子之病也危。久將不起。必斥而弗信。使其父兄子弟垂泣而告之。必懼。使國醫告之。必恍然而淚下矣。何則。父兄子弟至戚也。其言必不罔。國醫識精也。其言必可徵。今天下之病深矣。財殫而用加侈。民疲而勞未已。賞數而功不勸。罰輕而罪不威。令下

而不循。惠施而不霑。官肆貪而法廢。事取具而實亡。天下十有三省耳。用兵者八朔。方兵敝玩而不力。公私以供匱。人材以利偷。若再有嘯聚。何兵以討。邊或寇入。兵馬之在內者。留之恐邊輕。遣之恐盜張。廟堂之經營始大也。雖然。此見事銑耳。不得聞。口不敢言者。又百此乎。今九重及帷幄。臣偶未之思耳。然惟執事能告之。執事自輔。先皇澤流而望尊。先皇大漸。執手流涕。付以愛子。權重而人服一也。執事少秉清節。逮貴愈堅。相幾酌會。為國著蔡。行高而人信二也。

是故以威則子以識則國警故曰惟執事能告之也  
執事弼亮初政調和瑾璽釐敝庚午入告累矣以循  
未飲天下之望也頃聞執事上疏忠懇而中繼聞請  
明農子不云乎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執事去之  
是也然亦有否夫事幼主與成主者不同度而建功  
處平世與紛世者不合迹而致績善始而不完其終  
猶無始也竊窺執事者蓋欲以身示儆云耳夫告人  
之道三積以誠者要其信也動以容者要其感也示  
以利害者要其懼且聽也文字章奏言者意弗盡而

聽者情不達效固難獲矣竊願執事時請面對創難  
而覆易善存而惡改帝王之軌祖宗之典誠于  
中而徵于容因其明而通其曲上英武冠世深信  
而默感然後天下可徐理也若一二帷幄臣執事與  
共政矣昔有二客登舟入船熟視之世儼也見必以  
刃接舟及中流風二客駭而共圖之卒濟非前相怨  
之深而後相克之力也志誠在於生故彼臣者亦願  
執事之善告之也彼誠我聽故亦可以有助矣又聞  
古之君子之事君也智不售則曲勢以求成力不施



則廣謀而獲遂。夫君以爲社稷也。吾爲固之。如磐石  
然。以待君悟。舉完器而付之。而後臣之道不缺。不然  
使至如所謂無如之何者。君幸悟。奚濟也。竊意執事  
之計之不可緩也。夫舉政以才行。介而內信。學深而  
知政。藝精而適用。才之全也。偏得者。酌用之。毋以科  
目拘其進。毋以浮偽溷其真。毋以麤率棄其直。毋以  
小瑕遺其長。毋以資格緩其爲。使部薦其監。監薦其  
守。守令各薦其屬。抑幸治貪。厲耻表節。嚴其進。覈其  
僞。不惟得真才。亦可以正士習矣。自天子至於士。未

有不須諍士者。忠直謀畧者。執事宜引以自輔。使之  
慙。慙盡其諮議。不無裨也。周上需。繫民心。財也。蓄  
者積。爲力者充。食冗者耗。費奢者窮。賈誼曰。一人作  
之。十人食之。必饑。十人作之。不能衣一人。必寒。今內  
廷之奉。軍旅之供。者可計乎。南以水荒。北以盜蕪。其  
入歲幾何也。財不足。則民貧。民貧則苦生。苦生則心  
離。心離則凡可以救死者。何不爲。夫盜者擾始也。擾  
之靡靡。英雄因之而起。是故亂自財始。子曰。節用而  
愛人。周禮歲終計入。以會王用。官與士皆稽業而定。

既唐併庶官。今皆可行也。夫本強者能制弱。枝備豫者能當卒變。禁兵本也。重鎮備也。兩京禁兵。伍以內賂而缺。操應故事而舉。治戎者循例。猶以統綺子將之。一旦緩急。此屬可仗乎。當燎眉濡髮之時。尚脩拱手徐行之度。非計之得也。秦晉兩鎮。地險人勇。于今尚安。及後可恃。選將以練禁卒。擇人以守秦晉。厚結民心。精治士馬。守險廣儲。俾可憑藉。今議者曰。士兵劣於邊兵。未知計者。勇不自奮。作之斯興。技非自長。習之斯熟。太祖定中原。江上卒耳。太宗北伐中。

士兵耳。是故安危在所任。倡者利鈍之係也。夫政貴因時。法先救弊。出蹇者必求助。非深服其心。能制其命者否也。昔董闕于為。趙過深澗。壁峭若牆。下瞰百仞。問曰。嬰癡狂悖之人。牛馬犬豕。有誤入此者乎。鄉人對曰。無有。闕子曰。使吾法猶澗也。則人莫之敢犯。胡不治。故不可以弘治之。政施之。今也是故。烹一阿大夫。則諛者遠。而罰懲封一節。墨大夫。則諂者遠。而功勸無別。而緩非所以為政也。愚生何足以知國事。竊窺天下之勢。不急救。將不可為。伏惟執事當國安。

危攸繫故敢俯伏門下稽首上書干冒台嚴不勝隕  
越之至謹伏介待罪

與殷黃門

鄭善夫

批 韓有諍臣論政有司諫書此亦以踵古  
風致矣

善夫啓石川都諫契兄走聞之楊雄君子在治若鳳  
在亂若鳳鶴明遊集食其潔者矣李善感之諫也人  
稱之曰鳳鳴不知鳳之於治亂也以鳴乎以顯晦其  
文乎聖人之言曰邦有道殺邦無道殺不知食其潔  
者有道殺乎非歟又曰邦無道危行言孫不知言之

孫也將朝隱以保其身歟抑并其跡而冥之山林之  
間歟惟聖人爲能舉權自賢人以下苟爲祿仕則固  
有成訓也夫苟不爲祿仕則入山惟恐其不深入林  
惟恐其不密耳竊惟吾石川之賢天下寔知之其官  
曰諫官而天下寔望之方今菽糲盈庭豺狼在邑走  
聞黃門之爲職也爲天子之耳目別不以簿書襍而  
煩之使專其視聽朝夕論列以匡王不逮不聽則以  
身從之如知其不可則有去而已寔非如仗馬之職  
於不鳴也今石川之職是官也亦已再易時矣而顧

黜黜然者將朝隱以保其身乎而黃門顧非孫言之  
官也。將顯晦其文。不必拘於治亂之時乎。食其潔乎。  
抑欲冥其跡而勢不由已乎。大若實。必宏若聲。顧將  
有所待而大鳴國家之盛乎。而但為祿仕乎。反覆思  
惟。不能得吾石川之所也。石川抱不世之才。希奇之  
珠。其出其處所關甚重。萬非瓊瓊者可以苟焉者也。  
君子所為或定有出於恒情之見。而在走思識之外  
者。惟不吝相聞。是為慰。走年來重罹憂患。春夏之交  
妻子相繼淪沒。哀感浸疾。未便能出門相從。會叙無

由臨風切切所命錄三子詩具別楮善夫再拜七月  
念又八日

又答安宣慰書

王守仁

批識破安酋之心且難以禮義說也故姑以利  
害曉之彼寧不悚懼乎

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為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此  
雖或出於妬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且  
藍乃遺之。且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  
堂兩司。得是說。即欲聞之於朝。既而且使君平日  
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

出軍勦撲。則傳聞皆妄。何可。臣濫及忠良。其或坐觀  
逗遛。徐議可否。亦未為晚。故且隱息其議。所。臣待使  
君者甚厚。既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  
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  
洪邊之圍。群公又復徐徐。今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  
歸卧。諸軍。臣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臣  
宣國威。惟增標掠。臣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  
之民。罔所知識。方揚言於人。謂宋之難。當使宋氏自  
平安。氏何與。而反為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

十八萬。深坑絕地。飛鳥不能越。猿猴不能攀。縱遂高  
坐。不為宋氏出一卒。人亦卒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  
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卧不出。安  
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  
為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  
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十八  
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地。安氏有之。然如安  
氏者。環四面而居。臣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愷黎有  
楊友。西陽保靖有彭世麒等。諸人斯言。苟聞於朝。

朝廷下片紙於揚愛諸人。使各自為戰。共分安氏之所有。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絕岫。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為。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群支莫敢爭。以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揚此言於外。且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牆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讒之口。息多端之議。彌方輿之變。絕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守仁非為人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

與何粹夫書

何景明

批清新雅雋漢魏尺牘如此

景明頓首粹夫先生閣下。日者先生示以疏歸。竊與子鍾計慮。謂宜且止。更值時方忌諱。虞有觸冒。且疏而部下不可之。無益舉動。古人以禮義制進退。進不可苟。退豈可輕。先生裁之。海內友朋。屬目幾何。三四君子。悉已謝時。仲木退耕于高陵。獻吉羈處于太梁。德函久廢于岐下。子衡伏竄于海濱。有憂國傷人之思。而寧無云亡殄瘁之嘆乎。先生乃復欲憤世自遂。

長往之情得矣。恐不免于扁心之譏。而或緣于義退之道也。夫據勢而徑施。從風而明化。知過曠代之事也。經常以結變。成易以忍難。君子隨時之用也。若稍不可意。不能其煩。便自委去。則天下欲承君子之澤。幾無時矣。僕不肖。獲聽于先生。先生服廉守介。明德峻行。雖子罕之却璧。幼安之揮金。閔叔之不食遺。諫無已之不受贈。袍何以尚之。至其瑰論精識。周知曲中。畧於章句之末。而超於尺寸之外。可以參贖濟務。昭遠明微。蓋僕之所深尚者。然數年以來。執論究迹。

似猶獨行一節之事。而未合於聖人通士之觀。何也。夫徇時就功。世不能器。乘樸滅華。徒飾亡實。四者皆非通聖也。通士不居器而滯用。聖人不專質而喪文。故簠簋之器。必飾金玉。棟梁之匠。不雕濩落。何也。物有所不取。而貴有所必須也。今先生或者敦質而太畧于文。器大而人莫能用。惟先生少自抑。恐煩卑俟時。以存人望。以慰交遊之私。夫龍蛇之德。變化之義。先生蘊之素矣。僕特知愛。輒敢旣其愚臆。惟先生亮之。

與甯兵備書

何景明

批蘊藉既富故揮筆自與人殊

日者見執事求退之疏出處大義要宜有此朝廷處執事者善矣執事之情則得矣然地方軍民其如何耶僕自愧身處閹閣之內職在書史之藝不親言責政要徒以口舌私自論列以伸執事於士大夫友朋之間則亦淺矣更投之於弗合而忌之於必阻無怪乎勢之難也夫天下之事百人成之不足一人壞之有餘大抵今之人率不察於利害之實而必遂其

意見之私畧其所濟而惟攻其所不同故汎議者騰無情之謗而中禍者下有隙之毒天下之事奚所救而欲勿壞也僕所憤惜豈獨為執事耶夫良吏不媚上而求懷於民特士不求無非於衆而欲伸於儒哲不恒之士故其節介而惠遺志遠而名不孤今河南之童黎則念執事矣京師之士有儒哲不恒者於執事又有不俟執手杯酒之交而知之者矣執事何以得此耶亦可以自喜矣夫以位榮人人所樂趨以事責位人所必避是故才者任難於亂而闕葺籍貴於



平安。今仕宦之情，莫能易此。平居攘華要，以自利有急，則避害而罕仕。雖在華要，將委而去之。即使執事他日見用，屬時無事，則不免言者之欲摧敗。苟稍有事，用權力當利害，以責一旦之用，將必有不合執事者矣。惟執事定志安身，勿以時論少自沮易。僕之所深望也。昔馬遷奮格衆之見，不愛其身以伸李陵。陵卒墮其家聲，以累太史。夫陵實國士，不能勇於一日之死，而欲幸望於不世之圖。卒之老於異俗，而節不立。身殞而志不明於人。此義夫千載之恨也。執事高

俊樹立，非庸可異其一二。然所伸於儒哲不恒之知者，僕惓惓望焉。惟執事尚之。

復李驗封伯華書

表表

批楊惓之放嵇康之傲此書兼有之豪佚冠於當代矣

鵬鷖異適，小大之情分。涇渭殊流，清濁之塗判。是以巢父耻唐堯之聘，子陵卑漢祖之官。何則？性之所安，固不可強合也。僕於執事，曾無一日之素猥，辱簡書殷勤，將收孟明於三敗，雪曹劌之積耻。復欲以朽株枯木，薦之清廟，廣厦之間，意良厚也。敢不罄竭愚悃。

一陳其憤懣乎。僕賤宗也。五齡而誦詩書。九齡而問  
辭賦。上自墳典。下逮稗史。亦嘗涉其藩域。掇其菁華  
矣。顧以家無擔石。室如懸磬。有相如之病。而重以原  
思之貧。餬口無謀。勉習經義。晝誦帖括。夕覽古文。啜  
菽飲水。簞瓢自娛。幸得錄名於有司。接迹乎多士。自  
謂扶搖赤霄。一日千里。纂言則欲窮天人之奧。立業  
則欲攄霸王之畧。高談闊視。無復諱忌。又以性本踈  
迂。加之簡嬾。深衣褒衽。弗合時製。虛名無益。謗忌橫  
肆。故大學士張公孚敬。桂公萼。咸欲締交。絕弗與通。

遠希長孺之茂。衛青之近。鑒張劭之遠。國忠觸怒。蓄憾  
切齒。仄目。而僕屹然。自是九死不悔。迨乎武庫之災。  
讒言先入。械繫請室。卒校束縛。呼聲動地。榜掠百數。  
自夏歷秋。黑索纍纍。坐卧園土。陰霾晝晦。不見日星。  
命危草露。籲天無門。而聖上垂恩。曠蕩宥其大戾。  
投之於越。既而雷雨肆赦。獲遂首丘。杜門謝客。屏居  
荒野。蕭然環堵。有同仲蔚。薄田百畝。足具饘粥。躬操  
錢鎛。忘其作苦。媿乏井丹之高潔。而竊慕徐穉之食  
力。桔槔當戶。箬笠在堂。於陵雖陋。無求於人。暇則臨

流濯足抱甕灌園釣輕鯉於芳藻弋文雉於叢藪濁  
酒一壺兀然就醉誦季倫思歸之引繹仲生樂志之  
論蓬首箕踞從吾所好不自知其不可也昔東方生  
有言築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詠先王之遺風  
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旨哉斯言予復何望嗟乎士安  
往而不得貧賤哉世不我知則已矣又焉能隨時浮  
流取容當世局趣效轍下駒規規如禪中虱哉

寄舒子

王廷陳

批體裁標格直逼漢魏

辱書教以矜飾名行意甚勤懇僕惟少負性氣自視  
無前遭事直往不知其可復見近世州郡之吏務爲  
諂承故於逢迎節數稍爲損減不意遂犯當世之怒  
又以一二宰執舊怨於僕內外構扇中僕惟恐不深  
耳曩時交遊見僕狼忤要津虞禍及已莫敢張口伸  
舌一爲論列明其不然者當是時也吏無振滯之議  
友無急難之仁幽於圜牆之中日與徒隸爲伍身非  
木石其何以堪以故倪首震惕卒從文比嗟乎百犬  
吠聲積羽折輪十夫撓椎三人成虎此墨翟有素絲

之悲。阮藉有窮途之哭也。身媿蛾眉。敢云見妬。行垂  
完璧。而欲免於瑕摘也難矣。猶然苟全要領。生還鄉  
縣。奉二親之晨昏。上先人之丘墓。撫今悼往。憂喜駢  
集。因念河清難俟。人事靡常。南山之歌。恨長夜之莫  
旦。竹林之侶。假麴蘖以紓悰。斯達生所以放言。幽人  
因之長往者也。自身累百垢。長爲世棄。乃稍稍脫  
拘孿之文。逸瑣尾之忌。弛煩多之繫。然亦不敢踰大  
閑。冒隱惡。滅先王之禮。觸當世之禁。務敦窮居之尚。  
絕希進之心。而執事乃欲責煖於寒灰。俟完於墮甑。

幾翔於鍛羽。望僕以回景曜之末照。而收桑榆之晚  
績也。無乃與僕之私指謬乎。夫豢鹿填纓。志在豐草。  
羈禽奮翮。棲慕一枝。即有惡殺之國。過仁之主。腹飼  
之。斯寵之以高軒。享之以玉饌。娛之以雕檻。啗之以  
棗脯。彼且駭顧驚鳴。奔逸之惟遠耳。僕聞古之聖賢。  
心有所鬱結。不能通其意。則著一家之言。思垂不朽。  
僕誠欲效之。用舒憤懣。庶幾償前辱之萬一。流文采  
於無窮。然才劣左馬。而欲自附於作者。畫虎之謂其  
能免乎。方將脩農圃之業。給公家之輸。賴其羨餘以

贍妻子。長爲太平之民。雖至老死。不覲兵革。志願畢矣。風便再錫教旨。

與王德仁侍御書

許應元

批不越恒格語自雋雅

旬日再奉教札。開誨動至。及諭遭讒。被謗因緣。所自雖遭顛躓。而猶惓惓不忘夙昔。兄之用心。可謂厚矣。幸甚。僕樹立無素。不能取鄉曲之譽。又稟賦愚闇。率情任真。不能啗訾。伊啞與兒女子爭巧慧。外爲自憙。而竊慝隱賊。以相誑給。此誠世人之常度。而僕之所

不足也。兄之有取于僕。豈不以斯哉。僕承先人緒餘。束髮受書。竊窺古人之跡。今三十年矣。血氣就衰。志意頽墮。混混與庸衆人處。固未嘗有卓特詭異之稱也。兄過取之。以爲可與耳。而僕內之。則德義虛薄。無中孚盈缶之素。外之。則操行庸鄙。無允顯昭灼之觀。故使惡聲流聞。謗毀叢集。脩之實難。隳之甚易。尚何言哉。然計未但已。夫志義不立。故名譽不聞。志義立而名不聞。乃可過之。朋友是以謗議歸于下流。僞鄙起于增積。蹤跡之間。僕實忽之。又豈可尤人耶。夫正

色出辭則悖慢斯遠勤而葺之耕而穫之沃本而求  
實增膏而希光自顯庸也即不能懷仁輔義建瓌偉  
非常之業以流惠當世畱休方來猶將托志儒雅附  
于介士扣角商歌若出金石思原憲季次之所履求  
仲舒楊雄之所以澹泊無營盡精墳典苟不厭死而  
已矣兄視僕平生豈嘗遊聲譽好勢利求竒贏與世  
人同所甘樂者哉又豈能睢盱舔舐曲王公之門  
幾無端功名者耶僕之鄙素兄旣察之矣僕本貧家  
上有老母素無畊桑之業家乏紀綱之僕不能脫徒

微祿以挂世綱昔聶政狗屠也猶幸日有其隲以奉  
朝夕黃叔度牛醫之子茅容田野之昨耳咸能砥節  
脩行竭力養母見重於當世取異於名友而僕力耕  
不可積著無訾兄第二人皆爲士人而使堂上恒憂  
朝夕僕寧可復爲人耶所不能嚙去者徒有此爾而  
事又有不得盡然者僕旣不可無祿先人之服旣闕  
赴部謁除不幸而擢冗曹承乏祗役非可辭免龜勉  
從事遂在于此薄命所遭安所歸咎兄以爲僕之心  
事如何哉上之不能發奮蹕厲越庸俗之末議蹈令

哲之高軌以勉樹聲實下之不能依阿傳會取當世  
之所謂休顯以炫耀里中之兒小人之所訕笑君子  
之所不與僕復何心尚忝祿仕兄雖履困不如僕之  
前後跋躓也此事既竣則將拂衣東歸以求初志舍  
第漸知事庶幾干祿以養母耳布衣蔬食聊以卒歲  
種樹灌園可以求日苟有餘暇亦將方羊翰墨之林  
游心道術窺挾微眇高可希游夏下不失退之此亦  
僕夙昔之求懷也不敢遂以絕於世苟其無知則終  
焉而已爾鬱鬱蓋久寡與甚歡聊復一發以當對談

幸勿訝其不遜來教謂俗眼視人無足較計惟自知  
省此道願與兄共之不敢不勉僕行年三十有五竊  
不量力未衰嚮往極吾生之所之死則已耳若乃時  
世之所低昂讒夫之所開構此亦螽蟴之過耳要之  
公論久乃定耳邸報久不得見北方試錄所見者上  
東順天耳僕此月望間皆在信州若兄可到安仁僕  
當輕舟趨謁得盡披露如何如何倘以為可幸差人  
一示十三日無使者到則遂東耳諸不一一

荅獻吉書

徐楨卿

批尺牘片詞絕類建安家數

棋卿再拜獻吉足下省報無恙及所示詩備綢繆之  
旨發恣恣之懷轉詠微音若扣哀玉即日與羊何宣  
之莫不欬歎相對幸楚惟昔與子蟬聯裾玉周旋朝  
寺良時出遊則並縻而趨清宵燕寢則共衾而寐謂  
歡會其可常凋瘁抑何由至何圖人事不齊物情難  
豫三年之內親友零落各寄一方臨北風而依依望  
大梁而嘆息室邇人遐我懷如何又睽絕之後僅收  
所荅濟上禮目翰張相背中間書問曠絕又復不審

洛中人士可悉動靜靜言思之益用增勞忽奉情曲  
曠然開慰蓋邈虛傾耳於足音季長快心於手跡昔  
人之情豈戾於今也哉嗟乎獻吉子之云遠我復何  
恨君子居易窮且樂天小人佞倖以身殉禍聞子西  
歸藜藿不惡其口家人不見其色既退處原野抱杖  
行歌沐耳清渠之濱晞髮茂陰之下而枕以六經漱  
以群籍撫景則悠然賦詩臨流則引觴獨酌斯亦達  
士之所希生人之極歡也揆之此懷何必上同三閭  
下減殷中軍邪河清難俟人壽幾何願子勗之而已



來命又要以佳期。申以古誼。夫且茨之野。黃帝之所  
遊焉。南山伊闕。大禹之所鑿焉。固樂道者之所棲。壯  
士之所慕也。而翼不我假。天路無緣。既違命駕之歎。  
徒興失路之嘆。長佩金玉。以結我心。若神感有徵。則  
延平之劍必合。良辰弗遘。則少原之簪未遺矣。書不  
盡言。不勝於邑時。因風翮。努力相聞。禎鄉再拜。

與郭价夫學士論詩書

王廷相

批曲盡說詩之妙。近世評語皆不及此。

廷相稽首杏東學士先生門下。比者蒙佳稿。見教捧

讀句朔。若有得於言意之外者。見其變化自然。如纓  
雲颺空。倏成物象。渾然天造。不煩雕刻。見其體質都  
雅。如貴豪公子。翠苑春遊。冠蓋軒揮。金相玉潤。其氣  
韻清絕。如石室道人。餐霞茹芝。滋味冲澹。精神獨爽。  
嗟乎。詩之旨義備矣哉。發我情志。示我龜式。不啻多  
矣。僕不肖。猥於是藝。亦嘗究心。蓄材會調。飾章命意。  
求合往古之度。用驚大雅之塗。時省一斑。匪云冥契。  
敢因執事。陳之析。為裁教。夫詩貴意象透瑩。不喜事  
實粘著。古謂水中之月。鏡中之影。可以目睹。難以實

求是也。三百篇比興雜出，意在辭表，離騷引喻借諭，不露本情。東國困於賦役，不曰天之不恤也，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則天之不恤自見。齊俗婚禮廢壞，不曰婚不親迎也，曰俟我於著乎而克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瑠華乎而則婿不親迎，可測。不曰已德之脩也，曰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蘅與芳芷，則已德之美不言而章。不曰已之守道也，曰固時俗之工巧兮，偈規矩以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

爲度，則已之守道緣情以灼。斯皆包韞本根，標顯色相，鴻才之妙擬哲匠之真造也。若夫子美北征之篇，昌黎南山之作，玉川月蝕之詞，微之楊城之什，漫數繁叙填事，委實言多，趣帖情出，附轉此則詩人之變體，騷壇之旁軌也。淺學曲士，志乏尚友，性寡神識，心驚目駭，遂區畛不能辯矣。嗟乎言微實則寡餘味也，情直致則難動物也，故示以意象，使人思而咀之，感而契之，邈哉深矣。此詩之大致也。然措手施斤，以灑而入者，有四務：真積力久以養而克者，有三會：謂之

務者庸其力者也。謂之會者待其自至者也。何謂四  
務。運意定格。結篇鍊句也。意者詩之神氣。貴圓融而  
忌閼滯。格者詩之志句。貴高古而忌蕪亂。篇者詩之  
體質。貴貫通而忌支離。句者詩之肢骸。貴委曲而忌  
直率。是故超詣變化。隨模肖形。與造化同工者。精於  
意者也。構情古始。侵風匹雅。不涉凡近者。精於格者  
也。比類攝故。辭斷意屬。如貫珠累累者。精於篇者也。  
機理混含。辭妙意斂。不犯輕佻者。精於句者也。夫是  
四務者。藝匠之節度也。一有不精。則不足以軒翥翰

塗。馳跡古苑。終隨代汨。沒爾何謂三會。博學以養才。  
廣著以養氣。經事以養道也。才不贍則寡陋而無文。  
氣不充則思短而不屬。事不歷則理舛而犯義。三者  
所以彌綸四務之本也。要之名家大成。罔不具此。然  
非一趨可至也。力之久而後得者也。故曰會。如不期  
而遇也。此工詩之大凡也。譬醫之治例。三焦五臟。風  
寒暑濕。藥有定出。方有定擬。工醫者能循持而守之。  
雖無大益。保無大繆矣。雖然。工師之巧。不離規矩。畫  
手邁倫。必先擬摹。胤騷樂府。各具體裁。蘇李曹劉。辭

分界域。欲擅文園之撰。須參極古之遺。調其步武。約其尺度。以為我則。所不能化者。又焉純熟。自尔悟入。神情昭於肺腑。靈境徹於視聽。開闔起伏。出入變化。古師妙擬。悉歸我闥。由是搦翰以抽思。則遠古即今。高天下地。凡具形象之屬。生動之物。靡不綜攝。為我材品。敷辭以命意。則凡九代之英。三百之章。及夫仙聖之靈。山川之精。靡不會協。為我神助。此非取自外者也。習而化於我者也。故能擺脫刑模。凌虛構結。春育天成。不犯舊跡矣。乃若諸家所謂雄渾冲澹典雅。

沉著綺麗。含蓄飄逸。清俊高古。曠逸等類。則由大資性學力好尚致然。所謂萬流宗海。異調同工者也。究其六轡在手。城門之軌。則一而已。嗟乎擇善而廣道者。賢智之術業也。一道以成化者。聖神之功用也。執事之作。固已洞其幾微。優入闥奧矣。而僕鄙陋之見。猶拳拳焉陳之。或者道化之妙。不無有助於萬一爾。惟執事教之。

與空同先生論詩書

何景明

批蓄之富。則出之時。捨筏登岸之說。當矣。空同未免激於氣也。故回書不錄。

敬奉華牘省誦連日初憮然若遺既渙渙然若有釋也發迷徹蔽愛助激成空同子功德我者厚矣僕自念離析以來單處寡類格人逃德程缺元龜去道符爽是故述作靡式而進退失步也空同子曰子必有諤諤之評夫空同子何有于僕也然僕所自志者何可弗一質之追昔為詩空同子刻意古範鑄形宿鍊而獨守尺寸僕則欲富于材積領會神情臨景構結不做形迹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以有求似僕之愚也。近詩以盛唐為尚宋人似蒼老而實疎鹵元人

似秀峻而實淺俗今僕詩不免元習而空同近作間入于宋僕固蹇拙薄劣何敢自列于古人空同方雄視數代立振古之作乃亦至此何也凡物有則弗及者及而退者與過者焉均謂之不至譬之為詩僕則可謂弗及者若空同求之則過矣夫夫意象應曰合意象乖曰離是故乾坤之卦體天地之撰意象盡矣空同丙寅間詩為合江西以後詩為離譬之樂衆響赴會條理乃貫一音獨奏成章則難故絲竹之音要眇木革之音殺直若獨取殺直而并棄要眇之聲何以

窮極至妙。感情飾聽也。試取丙寅作叩其音尚中金  
石而江西以後之作。辭艱者意反近。意苦者辭反常。  
色澹黯而中理披慢。讀之若搖鞞鐸耳。空同貶清後  
響亮而明柔澹沉著。含蓄典厚之義。此詩家要旨大  
體也。然究之作者命意。敷辭兼于諸義。不設自具。若  
閑緩寂寞。以為柔澹。重濁剌切。以為沉著。艱詰晦塞。  
以為含蓄。野俚輳積。以為典厚。豈惟繆于諸義。亦併  
其俊語亮節。悉失之矣。鴻荒邈矣。書契以來。人文漸  
朗。孔子斯為折中之聖。自餘諸子。悉成一家之言。體

物雜撰。言辭各殊。君子不例而同之也。取其善焉。已  
爾。故曹劉阮陸。下及李杜。異曲同工。各擅其時。並稱  
能言。何也。詞有高下。皆能擬議。以成其變化也。若必  
例其同曲。大然後取。則既主曹劉阮陸矣。李杜即不  
得更登詩壇。何以謂千載獨步也。僕嘗謂詩又有不  
可易之灋者。辭斷而意屬。聯類而比物也。上考古聖  
立言。中徵秦漢。緒論下采魏晉。聲詩莫之有易也。夫  
文靡于隋。韓力振之。然古文之灋。亡于韓。詩溺于陶。  
謝力振之。古詩之灋。亦亡于謝。比空同嘗稱陸謝僕

皇明家範卷之一  
參詳其作陸詩語俳體不俳也謝則體語俱俳矣未  
可以其語似遂得並例也故瀆同則語不必同矣僕  
觀堯舜周孔子思孟氏之書皆不相沿襲而相發明  
是故德日新而道廣此實聖聖傳授之心也後世俗  
儒專守訓詁執其一說終身弗解相傳之意皆矣今  
爲詩不推類極變開其未發泯其擬議之迹以成神  
聖之功徒叙其已陳修飾成文稍離舊本便自杌隉  
如小兒倚物能行獨趨顛仆雖由此即曹劉即阮陸  
即李杜且何以益于道化也佛有筏喻言捨筏則達

岸矣達岸則捨筏矣今空同之才足以命世其志登  
石可斷又有超代軼俗之見自僕遊從獲覩作述今  
且十餘年來矣其高者不能外前人也下焉者已踐  
近代矣自創一堂室開一戶牖以傳不朽者非空同  
撰焉誰也易大傳曰神而明之存乎德行成性存存  
道義之門是故可以通神可以攝衆妙可以出萬有  
是故殊途百慮而一致同歸夫聲以竅生色以質麗  
虛其竅不假聲矣實其質不假色矣苟實其竅虛其  
質而求之聲色之末則終于無有矣此風便冥反復

鄙說幸甚

戲擬趙高答李斯書

李夢陽

批雖戲寔規使斯而有知亦當心服於九原矣  
二世使中軍府令高按丞相斯獄治罪李斯乃從獄  
中上書陳七事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  
乃顧詐爲二世答書書遺斯曰覽丞相事辭甚愍朕  
竊惟丞相忘其大而掇乎細拾毛項之行而捐夫赫  
赫者也朕蓋感焉先王幸哀憐黔首立詩書仁義之  
教所以惠來世甚厚丞相固誦習其說已乃立議盡

焚之夫詩書何惡於丞相哉諸生之坑咸陽也朕自  
有識知聞此事未嘗不腐心而切齒者丞相縱不與  
謀獨不能強諫邪朕既與丞相訣何敢卒諱沙丘之  
事出自朕本心與否丞相所明也夫行喪未發輒背  
自立又矯吾親屬及大臣荼毒之朕口雖不言於心  
獨無耻乎一詔一令無不自丞相手出丞相爲朕則  
得矣如先王何如天下何徃以私議干丞相乃曰堯  
禹以身徇天下是奚足瀆瀆之是以天下爲桎梏者  
也丞相不欲朕爲堯禹則欲爲桀紂邪夫讒賊者



可與共國。阿比者不足以存君。丞相侍始皇帝。始皇帝末聽惑左右。窮兵黷力。殫天下之財。勤事四夷。外內騷動。丞相弗止也。既戡六王。丞相不以此時強諫。按甲息戈。振百姓之急。乃言治馳道。興遊觀。以見主之得意。勤為已有。抑末矣。且前數事。孰與丞相所自陳。丞相何愛瑣瑣之迹。而輕夫赫赫者也。夫闢地顯主。循尺寸取功名者。將之事也。鎮國家。調燮陰陽。輯和其民。久使久久。觀其主上以顯序大業。相之職也。且丞相將邪。相邪。丞相治民三十餘年于茲矣。始皇

帝倍群臣。未久關東盜賊大起。殺長吏。攻陷城邑。裂幟而鬪。揭竿而兵者。至不可勝數。使者冠蓋相望於道。其咎安在。丞相子由三川守與賊通。按驗且有狀。君其告諸廷尉。李斯覽書泣涕。良久仰天喟然嘆曰。嗟乎。斯之死固晚矣。遂服辭。論其五刑。腰斬咸陽市。

詒古鏡書

李夢陽

批 組織精華非目空萬卷曾無一塵者未易闖其堂與

姑蘇徐昌穀纂外史。湘郡瀕行。關西李子持古鏡為贖。復為書以詒之。曰。嗟乎。古人有言。明鏡所以照形。

往事所以知今。鏡不古不靈，士不古不成。夫自陶冶  
氏範金規體，利世鑿物，民用是貴。至於殉丘冢，瘞山  
澤，歷歲綿邈，精氣上泄，往往爲盜掘，祭暴于人間，初  
哲治之操，壚熾炭也。鼓橐成風，五銅具鑠，什百就模。  
孰賢孰劣，及有入地千祀，情質滲漉，膏融液結，綠水  
內瑩，赤砂外積，扣如哀玉，映如飄雪，可以走鬼神，銷  
疾疫，哲志燿神，進匹鬲敦，去聲同時躍冶之器，雖或間  
存，莫不歛頰以退者，所養異也。且夫金陽之質也，規  
天之形也，明日之發而月之行也，鼻者樞也，孔者戶

也。凸罔兩山澤之恠，詔姦也。圍以干支，諸屬示用也。  
然必取之於山，鼓之以火，翕之以陰，化之以水土，歷  
千祀而後成，是天下之至精也。夫士鑄于師，鎔于友，  
明德體元，冥會億萬載之上，踐羲畧之域，獵姚姒之  
圃，剛足以決疑，智足以析微，虛內美醜，遠炳先幾，疑  
激沕冒，待時而發，豈不爲古君子哉。何則，畜不遠不  
光，變不神不化，妍媸之分易立，旦晦之奧難識，于物  
且然而况于人乎。曩者遇老人橋山之陽，綠瞳而玄  
髮，神若皎星，氣若流電，駟拂雲之馭，謂予曰：小子來。

台軒轅氏故臣也。往從觀九鼎于閩湖之上。掇其漆  
汁。冶之為鑑。名曰青霞之鑑。湛之九仞之淵。軼帝愈  
玉。驀伯迄于今。茲小子其受之。爰伐乃翳。勿埃勿虧。  
予時再拜奉歸。什襲與俱。蓋二十稔于茲矣。非大賓  
鉅人。齋沐消思。未始獲一窺也。竊聞之君子。不私其  
有。覘于子貌甚古。又聞有遠行。將涉洞庭蒼梧之墟。  
百物之奸。不可不備。乃敢割千金之愛。以贈。然幸毋  
忘老人之事。夫烈士慕缺。君子尚玉。其類同也。子毋  
辭焉。徐子獲鏡。折書讀既。再拜而受之。

論類

述秦論

康海

批宛乎戰國之文

齊有仕於秦者。見秦之令下。以為猶齊也。訑訑焉弗  
陳焉。洋洋焉忘焉。或曰。夫令。君王所以屬吏。子黔首  
吏受令。不可滯。今足下滯令。何也。曰。吾所以棄邦國  
至秦。以秦強大。可因自安也。今君王之令。日乃數十  
下。吏蔑能迂紆。肝晏也。願告以君王歸之。或以告秦  
王。曰。四方之客。咸以君王令繁。不能承也。且欲返去。

故邑以避君王之誅。昔先君以士之益秦國也。故引天下之賢人。同秦國之富。興王伯之業。今客皆庸鈍無事實。又以非君王之瀆。且後何以令國中。不若因逐之。秦王曰唯唯。其茂曰不可。夫秦伯王之所聚天下之表也。士咸以君王賢聖。可以寬人之憂。皆歸之。若水下趨壑。故海內之國。獨秦鉅然盛矣。今君王非有重大事。狗馬音聲。乃恒主所敗覆者。日日下以繁吏。吏故有以矚見君王之幽也。今不反飭於內。而逐客於外。是以約天下。豈秦也。宜重謝吏。以剛君王之

服。秦王曰唯唯。明日秦王乃出狗馬音聲之事。一心以治秦國。秦國大治。君子曰。夫君王之心。不可無正人論道也。秦有其茂。反以揚矣。然微齊客言。茂將無以藉矣。進言於君者。寧可以無所藉哉。

魯莊公論

崔銑

批有斷制有權衡為魯莊計者無出此矣

崔子曰。春。纘志文。姜之惡極矣。莊公擅一國之命。帖然從之。古未之有也。論者失其情。而衍於辨。且欲制其僕從。胡得為篤論哉。夫季友之祥。慶父之才。皆可

君魯也。文姜失行，國人耻之，故敵筭諸刺與焉。齊襄立，莊以示德。莊公籍勇以自固，文姜挾宗國以愚其子，懾其下，彼淫邪之迷，不惜其夫之弑，奚有於子之廢。是故狩樵園，郕伐衛歸俘，待齊女之長，主王姬之昏，僕僕焉其役于齊，蓋襄公之威重矣。文姜之術狡矣，尚何僕從之制哉。夫篤于義者，利害不較其等，全其仁者，存亡不酌其取。一其重者，昵戚不槩于中。如莊公者，痛父復讐而已，他無所忌焉。是故居文姜而餽其養，責襄公而絕其使，枕戈柩于衣裘，食糲號泣。

于王求助于與國，明大義于魯之臣庶，治兵畜銳，觀釁而東，以身委之。天下之惡一也，寧無惻我之不幸者乎。彼楚旅一言，士如挾纊，秦給懷王，項羽猶得而假之。况乎父子君臣之相為寔，人心之不容已者哉。惜乎莊公既幼而愚，又無石碯子犯之臣，庶公子者方觀變而徐圖其利，幸其小安，忘此大怨，悲夫。

申生論

崔銑

批無所逃而待烹中生其恭也論意祖之

崔子曰：孟子有言，有求全之毀，豈不信哉。予讀左氏

至申生以讒見誅未嘗不垂涕也。及見後人責過申生則又低回太息而深閔其不幸嗟乎昏如幽王故褒姒得以逐宜臼庸愚如衛靈故南子得以奔蒯聩彼晉獻公者寔奸人之雄也。給虞伐虢一舉而就如制雞犬齊桓公信義布政于列國不能致其一來豈一姬之知所能欺而使之邪。蓋耽於邪嬖廢適立孽之謀內決久矣。金玦之佩偏衣之衣二伐之役國人咸知世子之將危也。姬告優施曰君許我殺太子立奚齊矣申生已踐東朝之位國之屬望而歸心者也。

重耳夷吾庶公子也。莫適主國故二公子能亡申生存則晉終非二孽有也。故獻公之必殺之也申生如被惡名以出。獻公猶欲甘心焉。為宋馮之受伐為長萬之賂獲父惡愈著身死為逆孰若受命自裁之恭且安乎。夫反常之禍辭難明也。快心之忿情易什也。世子之慮審矣。其心純乎仁未可以輕訾也。

以汲黯為主爵都尉

崔 銑

批長孺一言真中武帝膏肓者帝雖有觸領之怒猶以仕稷臣許之真大度哉

考漢史所紀汲長孺言行蓋一守約之儒司馬遷學

宗老氏於當時人物凡簡要而畧於采皆曰學黃老也。綜其實不然。古之學者知即爲行事。即是學考於典冊者。必求切於用。問於師友者。皆因疑於行。漢初人物尚然。至武帝之後。廼出博洽綴緝辭賦之士。則有外用而言學。離行而徒問者。魏晉以降。益晦且尼矣。漢武帝雄才大畧。智臣藻士。或以優蓄。或以願使。一犯禁戒。刑辟無少假借。獨以嚴憚黯。不冠不敢見。歎其爲社稷臣。淮南王召集天下奇士。纂述千載佚聞。兒梟漢廷公卿。獨憚長孺。藏邪謀而不敢發。斯亦

近於已正物正者。與長孺治郡。擇任丞使。急先務也。責湯苛刑。責弘飭詐。崇仁信也。不以渾邪之故。斬令不以與胡賈罪。國人厚內治也。不歌天馬。知樂本也。是故舉得其要。言中其情。嘗求其學矣。黯告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史稱之曰。任氣節。內行修潔。又曰。長孺之正直。夫仁義者純粹精也。譬之金。有鉛鐵雜之。非真金。譬之珠。以魚目混之。非寶珠。甚哉欲之害仁義也。潛伏於中。索之而無跡。發於所感。遏之而無據。莫知其來。莫知其向。轉盼移聽之際。而吾

之真心爲其所消鑠甚則沉溺於內而不自知如劉伶畢卓之於酒人以為至濁而彼方自樂其清也夫一念不敢自恕斯可謂之修一語不敢苟徇斯可為之直一介不敢自汙斯可謂之潔蓋此三者欲其遠矣累簡積篇復文靡說豈如長孺之一句深切著明乎自漢而下為君者功不及桓文而肆過之為臣者才不及管狐而詐過之徒飾以王三之議論使黯見之其發憤怒罵又當何如也故曰長孺得儒之約為古學者必當取瀆



之真心為其所消鑠甚則沉溺於內而不自知如劉  
伶畢卓之於酒人以為至濁而彼方自樂其清也夫  
一念不敢自恕斯可謂之修一語不敢苟徇斯可為  
之直一介不敢自汙斯可謂之潔蓋此三者欲其遠  
矣累簡積篇復文靡說豈如長孺之一句深切著明  
乎自漢而下為君者功不及桓文而肆過之為臣者  
才不及管狐而詐過之徒飾以王之議論使黯見之  
其發憤怒罵又當何如也故曰長孺得儒之約為古  
學者必當取法

